

挖掘着灵魂的深处，
看权与法的搏杀。

染血

的

官

帽

徐风暴 著

官场
小说

本书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腐败问题，而是揭示了官场上更深远、更耐人寻味的社会矛盾问题。

中国检察出版社

逐血

官场
小说

徐风暴
著

的

官

帽

中国检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染血的官帽/徐风暴著.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5102 - 0262 - 9

I. ①染…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7915 号

染血的官帽

徐风暴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检察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麓谷西路 5 号 (100040)

网 址: 中国检察出版社 (www.zgjccbs.com)

电子邮箱: zgjcbs@vip.sina.com

电 话: (010)68630385(编辑) 68650015(发行) 68636518(门市)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德美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20mm 16 开

印 张: 17.75 印张

字 数: 221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一版 2010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2 - 0262 - 9

定 价: 30.00 元

检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第一章 洪水之患 1

防洪大坝坍塌，丁秋芸奉命调查。通往大坝的公路被洪水冲毁，调查组一行只得弃车步行。山路弯弯，林荫覆地，他们与野猪、毒蛇不期而遇，历尽险情。到达受灾最严重的枝柘坪乡，丁秋芸耳闻目睹了一系列惨象：田乡长冒险从废墟中救出了“棒头老汉”的孙子，却反被“棒头老汉”一扁锄砸成了植物人；夜晚，在黯淡的星光下，一个老头不停地重复着“我杀人啦！”这句话……

第二章 前恭后倨 31

为查清大坝溃坝的原因，丁秋芸一行去巴山县水利局查看设计图纸，却遭遇了局长杜成华的“空城计”。丁秋芸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巧杀“回马枪”，终于查清了溃坝的原因：有人在施工中改变了设计方案。但就在当晚，有“好心人”从门脚缝里给她塞进一张纸条，警告道：“凡事三思而后行，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吧！”……

第三章 首次交锋 69

省水利厅收到丁秋芸关于青龙河溃坝的情况调查报告后极为重视，派出调查组赴巴山县开展调查。江城市水利局局长孔原和丁秋芸等人热情地迎候调查组的到来，突然得知，调查组被代市长黄云宏中途“劫”走了。调查组返回省城不久，丁秋芸收到法院的传票：她被指控涉嫌索贿受贿。法院开庭审理，丁秋芸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目录

CONTENTS

第四章 罪与非罪 101

市政府决定重修青龙河防洪大坝，开工典礼上，在青龙河防洪大坝决口后遭灾最严重的双龙村、庄坪村两百多号村民，齐聚在残存的青龙河防洪大坝基址前，形成一道人墙，挡住了推土机的施工作业。杜成华建议通知公安局和武警中队派人把“闹事”的村民抓走，遭到黄云宏的呵斥。只见黄云宏跨前几步，猛一咬牙，双膝点地，一下子跪在了所有阻挠修坝的村民们面前。大坝提前竣工，担任副指挥长的杜成华被提拔任市水利局副局长……

第五章 旦夕祸福 133

涉嫌渎职犯罪的杜成华不仅没被治罪，反而升了官，丁秋芸决定到北京去告“御状”。水利部派出调查组来到巴山县，准备查看原青龙河防洪大坝设计图纸时，却发现设计图不翼而飞。调查组无功而返，回到江城，在下榻的宾馆，组长却陷入了“嫖娼门”，这次调查又一次草草收场。法院纠正了丁秋芸的冤案，她的受贿罪被撤销，但又陷入了涉嫌“故意伤害”的罪案中，锒铛入狱……

第六章 漫长冬季 169

市检察院收到省检察院转来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督办函，决定对杜成华涉嫌渎职犯罪进行立案调查。丁秋芸病倒在监狱，不得不办理保外就医。回到家里，她发现刚上初中的女儿邹媛媛的腰身明显变粗了，小腹部也微微隆起。她心里“咯噔”一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去医院检查，结果证实了她的担忧，邹媛媛怀孕了。询问得知，在她入狱期间，女儿被人强暴了。更让她难以置信的是，一桩强奸案竟然被“私了”了……

目录

第七章 山雨欲来 209

市检察院决定拘传杜成华，办完相关法律手续后，检察官去市水利局却扑了空，杜成华玩了一出“金蝉脱壳”之计。正当检察院四处查找杜成华的下落时，反渎职侵权局局长姜宏又陷“交通肇事门”，被免去局长之职，调离检察院。强奸邹媛媛的罪犯向定海被绳之以法，他老婆却将气撒在受害的邹媛媛身上，对邹媛媛进行百般凌辱。邹媛媛不堪其辱，从医院的5楼阳台上跳下去自杀了……

第八章 尘埃落定 243

杜成华被抓捕归案，他的坦白交代，扔给检察院的却是一颗烫手山芋。经调查核实，在原青龙河防洪大坝溃决的问题上，应该追究渎职责任的不是杜成华，而是现任市长黄云宏。杜成华刚刚被释放，随即又得到举报，说杜成华在担任重修青龙河防洪大坝副指挥长时涉嫌巨额受贿。当检察院掌握了杜成华受贿的证据，准备拘传他时，却从市公安局得到消息，杜成华和妻子被人杀死在家中……



第一章 洪水之患

防洪大坝坍塌，丁秋芸奉命调查。通往大坝的公路被洪水冲毁，调查组一行只得弃车步行。山路弯弯，林荫覆地，他们与野猪、毒蛇不期而遇，历尽险情。到达受灾最严重的枝柘坪乡，丁秋芸耳闻目睹了一系列惨象：田乡长冒险从废墟中救出了“棒头老汉”的孙子，却反被“棒头老汉”一扁锄砸成了植物人；夜晚，在黯淡的星光下，一个老头不停地重复着“我杀人啦！”这句话……

初夏的那场大雨，铺天盖地地下了整整三天三夜，雨势如箭，地面上的积水瞬间达十几厘米，山涧溪流转眼间变成奔涌的千百条黄蟒，一泻千里地汇入了青龙河。河水飞涨，洪流卷起一个个面目狰狞的巨大漩涡，一波接一波猛烈地撞击着青龙河防洪大坝。黄昏时分，在巨大洪流不知疲倦的连续撞击下，青龙河防洪大坝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呐喊，决口了。

洪流，宛如一条巨大的黄色恶蟒，咆哮着，怒吼着，挟着风雨，裹着泥沙，吞噬着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东西，汹涌地扑向巴山县东部。瞬间，便穷凶极恶地将巴山县东部 8 个乡 60 多个村庄吞没。那些鸟语花香、草木葳蕤、田畦纵横、炊烟袅袅的田园风景画，顿时都变成了一片泽国……

接到巴山县水利局局长杜成华的报警电话，江城市政府代市长黄云宏脑子“嗡”的一下就炸开了。顿时，一股无名之火直冲脑门，他握着电话筒大骂：“你他妈的现在才知道问题严重？去年市政府拨款 500 万元让你重修青龙河防洪大坝，你都拿去干了些啥？啊？”

“黄市长，我、我错了……”

“说一句错了就完事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那……现在怎么办？”

“怎么办？等着挨处理吧！”黄云宏“啪”一声将电话挂断了。

半个小时后，市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议应急之策。当即决定派慰问、救灾、调查三个小组去灾区。慰问灾民，组织救援，调查受灾原因，拟定下一步防洪方案。

早上8点钟，前两个组由市委书记赵忠民带队出发了。

调查组拟定下午出发。

在确定调查组成员时，黄云宏经过一番慎重考虑，选中了他的老同学——市水利局技术科科长丁秋芸。决定由她担任组长，负责青龙河防洪大坝决口原因的调查。

丁秋芸是在上班后接到通知的。

一上班，局长孔原把丁秋芸和质量监督科副科长齐明叫到办公室，对他们说：“根据市政府的安排，决定暂时抽调你们两人到市政府参加青龙河防洪大坝决口原因的调查工作。你们须在10点钟以前去市政府，到代市长黄云宏那里报到。”

“以往都是由质量监督科派人参加啊？”丁秋芸疑惑地问。

看着她一脸迷茫之色，孔原笑了，笑意凝在他两眼深处，很有内容。他指着齐明，说：“喏，齐明不是质量监督科的吗？不过，你这次参加调查组，是黄市长亲自点的将。你业务精，工作认真，又能吃苦。我想，黄市长选中你进调查组，是最合适不过了，你也一定不会令他失望！”

丁秋芸惊疑地看着孔局长，听出了他话中另外有话。

局里的人都知道，孔局长对黄云宏代市长一向心存芥蒂，常有微辞。据传言，几年前市政府要增选一名副市长，主管农业和水利，孔原是候选人。但不知为什么，后来上去的却是黄云宏，那时黄云宏是巴山县县长，青龙河防洪大坝就是他主持修建的。会不会因为当副市长的事他们间结下了疙瘩？

丁秋芸笑笑，不置可否，从沙发上站起来，说：“我服从安排，现在就去报到。”

齐明也从椅子上站起来。

孔局长说：“我派车送你们去。”

二

暴雨冲刷后的街道水渍斑斑。雨后初霁，街道上行人稀少，司机小刘把车开得飞快。十多分钟之后，汽车驶进了市政府大院，在那幢气势恢弘的白色尖顶的亭阁式的市政府办公大楼前停下。

江城市政府办公大楼着实豪华气派。栗色的人造大理石地面光滑如镜。墙壁采用最先进科技成果植绒工艺，植绘出各种大胆夸张的人与自然的景物图案，给人的感觉仿佛走进了艺术宫殿一般。

黄云宏的办公室在二楼的西端，临窗可见一棵虬然怪枝的巨大雪松。雪松遮挡了大部分从窗口射入的光线，因而使房间里显得有些阴凉黯淡。

丁秋芸和齐明走进那间宽大的办公室，笑着对黄云宏说：“黄市长，丁秋芸前来报到，听从调遣！”

见到丁秋芸，黄云宏显得很高兴，但仍佯作变颜道：“老同学间何必来这一套！”

上高中时，他们是同班同学。黄云宏是班长兼团支部书记，丁秋芸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在学习上两人又是男女生中的尖子，颇得班主任老师的器重。

黄云宏长得很帅，瘦形身材，方方正正的脸；大眼，眼珠黑而且亮，折射出机灵甚至有些狡黠的光。他性格豪爽，待人热情，办事果决有魄力。

高中毕业后，黄云宏回到他的生养之地枝柘坪公社。1976年，他被推荐上了武汉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巴山县后河乡任党委副书记。不到3年，县委调整领导班子，恰恰赶上强调知识化、年轻化，他作为既有文凭又年轻的乡干部，占尽天时地利，一下子被提

拔起来当了副县长，一届刚满又坐了正职。几年前被擢升为副市长，年仅 37 岁，是市委市政府里最年轻的领导干部。一个月前，市长因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由他代理主持市政府工作。

丁秋芸是在 1977 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之后，参加考试被清华大学录取的，学水利水电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江城市水利局工作至今。两年前黄云宏调到市里当副市长，正好主管农业和水利方面的工作，因此，他们中断了十多年的联系又重新建立起来。

黄云宏不忘老同学的那份情谊，对丁秋芸很是关照，上任不久便提拔丁秋芸当了水利局技术科科长。就像读高中时关照她入团一样。由于丁秋芸的外祖父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曾任国民党鄂西州“剿共”总司令，在特别注重政治关系的那个年代，这无疑是她政治生活中的最大障碍。因此，团支部在讨论吸收丁秋芸入团时总是通不过。黄云宏说：“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顶着压力硬是发展她入了团。团支部副书记吴小英说他有私心，他不置可否，一笑了之。

俗话说，背靠大树好乘凉。但丁秋芸却不这么看。她认为在别人的庇荫下生活，那是一种无能的寄生行为，也就失去了生活的原意。因此，除了工作外，丁秋芸从不主动与黄云宏来往。黄云宏曾不止一次地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她说：“老同学，我们同在一个城市里居住生活，我还不识你家门槛呢！什么时候请我到你家去撮一顿啊？”丁秋芸也来得干脆：“你居庙堂之高，我那破屋漏檐怕是难容尊神喔！”如此几番之后，黄云宏便也不再提了。

黄云宏请丁秋芸和齐明在沙发上坐下，亲自给他们沏了杯香茶，和颜悦色地对丁秋芸说：“你们先坐一会儿，等另外一个同志来后咱们就商量事情。”

这时，房门被轻轻敲了几下。

黄云宏回过头道：“进来！”

房门开处，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方志勇从外面进来。

黄云宏起身离座，热情地同他握手，然后分别给丁秋芸、齐明作了介绍。方志勇和丁秋芸原就认识，齐明和方志勇是第一次见面。

彼此间寒暄了几句，在沙发上坐下。黄云宏锐利的目光在他们每个人脸上扫了一遍，敛起笑容，神情肃然地说：“今天请你们三位来，是有一项重要的工作交给你们去办。”顿了顿，他继续说，“昨天的这场暴雨，致使巴山县西部的8个乡遭受到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赵书记已带领慰问救灾小组于上午8时出发去了灾区。根据市委今天凌晨紧急会议的决定，由你们三人组成一个调查组，丁秋芸同志任组长，方志勇同志任副组长。你们的任务有两个，一是调查青龙河防洪大坝决口原因；二是根据灾情拟个日后防洪的可行性方案，交市政府讨论，以便根治那里的水患。你们的工作重点应放在第二项任务上。下午出发，有什么意见吗？”

方志勇和齐明说：“没意见。”

黄云宏转过脸，以询问的目光看着丁秋芸。

丁秋芸想了想，直率地说：“我认为还是由老方担任组长更合适些！我给他当副手！”

方志勇赶紧摆手道：“不，不，我不行！丁科长，你懂业务，还是你当组长合适。”

黄云宏严肃地说：“这可不是请客吃饭哪！这是市委紧急会议决定的，虽然是临时职务，但不能随意更改。你们先回去准备一下，下午1点钟准时到这里集中，我派车送你们去灾区。巴山县水利局我已打了电话，有什么困难就找杜成华局长帮助解决。”

三

离开市政府大院，已经是 11 点钟了，丁秋芸没有再回水利局，而是径直去了超市。她买了两大包物品，一包是女儿和丈夫爱吃的菜，打算中午给他们做顿好吃的。这似乎已成了她的习惯，每次出差前，她都要给他们父女俩做一顿丰盛的菜肴；另一包是方便面，这是专为女儿邹媛媛准备的。丈夫邹浩东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在外面应酬多，管不了女儿的生活。另外，丈夫是他家里的三代单传，骨子里延续香火的思想很浓，女儿的降生断了他家香火，虽然表面上不言语，但内心深处却隐藏着不高兴，所以也懒得管女儿生活。因此，每逢她出差，女儿多数时间要靠吃方便面填肚子。

她做了整 10 个菜，8 菜 2 汤。宫丁炒肉、油焖大虾、葛粉煎饼、炒土豆丝是女儿爱吃的菜，香酥鸡丁、炒鳝鱼片、油淋茄子、虎皮青椒是丈夫爱吃的菜，2 汤便是丈夫爱喝的红豆薏仁汤和女儿爱喝的番茄鸡蛋汤，摆了满满一桌。

做好了饭菜，在等丈夫和女儿回来的空隙，丁秋芸便去收拾出差要带的行李。

12 点过几分，门锁一响，丈夫和女儿一同进来了。

丁秋芸有些奇怪，看着丈夫问：“你去接媛媛了？”

邹浩东说：“在楼下碰上了。”

邹媛媛看见满桌香喷喷的菜肴，立刻像燕子一样扑过去，高兴地道：“啊！这么多好吃的。妈妈，今天什么节日呀？”突然，她似有所悟，转过脸来看着丁秋芸，“你又要出差？”

丁秋芸无奈地点点头。

邹媛媛的嘴撅了起来，满脸的不高兴：“唉！我又要当苦行

僧了。”

吃饭的时候，邹浩东才问出差的事，丁秋芸简要地说了下情况。

邹浩东沉吟片刻，盯着丁秋芸问：“不能把这趟差推掉？”

丁秋芸不解地道：“为什么？”对于她工作上的事，以前邹浩东从来没干涉过。

“你的性格根本不适合做这种调查工作。”邹浩东说，夹一块鲢鱼片送到嘴里，嚼了几下吞进肚里，略带讥讽地说，“你不是一直很清高吗？怎么现在也迷上了当官，要当这个根本不入流的‘钦差’？”

丁秋芸看着丈夫的脸，不满地道：“你怎么能这样说？不是我要当这个组长，是市领导安排的。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也没有官瘾，更没有野心，但市领导硬要把这顶帽子扣在我头上，你说我怎么办？死顶着不干？我是党员，总得服从组织安排吧！”

见丁秋芸急了，邹浩东语气缓和地道：“我这也是为你好。”

丁秋芸听出邹浩东话中有话，于是很不以为然地说：“这我倒要洗耳恭听了！不就是去调查青龙河防洪大坝决口的原因吗？无非两种情况，要么是设计上的问题，要么是施工质量上的问题，凭我的技术，一看便知，难道我还完不成这项任务，挨领导批？”

和邹浩东一起生活了十几年，丁秋芸最不理解也不习惯的是他说话的方式。她觉得听他说话很累，不是正话反说，就是指东言西，云遮雾罩，支着耳朵听了半天，还弄不清他言之所云，显得莫测高深。她曾多次直言不讳地指责他故作深沉，他不急不躁，淡淡一笑，说出来的仍然是让人摸不着边际的话：“你不懂！官场如战场，输赢全在琢磨，不像你搞技术。”

邹浩东舀了一勺红豆薏仁汤，有滋有味地品味了一番，赞道：“嗯，这汤是熬得越来越见水平了。”见丁秋芸盯着自己等待着，这

才说，“我丝毫不怀疑你的技术水准，就像你熬的这汤一样，是很好。问题是……”他没往下说，拿起勺子又去舀汤。

丁秋芸不耐烦了，一把夺过他手中的勺子，逼问道：“是什么？快说！”

邹媛媛也给丁秋芸帮腔了：“爸爸，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少装腔作势的吧！”

邹浩东瞪女儿一眼，教训道：“什么‘有屁就放’？跟谁学的？有你这样跟大人说话的吗？”

邹媛媛辩解道：“电视剧里不都这样说吗？”

“我看你是电视剧看多了，没有学着好，以后给我少看些！”邹浩东教训了一通女儿，这才转过脸对丁秋芸说，“这种事应该归你们局质量监督科管吧？与你技术科何干？为什么要你去？又为什么要你当这个调查组的组长？这些，你都想过没有？”

丁秋芸点点头，又摇摇头，说：“我也有些蹊跷，问过孔局长，他只说是黄市长点的将，还说我去调查组是最合适的人选，不会让黄市长失望。我就不明白，你们这些官场上的人，个个说话像打哑谜，真让人受不了。”

“你不懂！这就是问题之所在，里面的水深着呢！官场上的事就好比走沼泽地，错迈一步，陷进去就很难爬出来。”说到这里，邹浩东停了下来，看着丁秋芸，言语恳切地道，“你现在抽身还来得及，听我一句劝，找个借口把这趟差事推掉，那样顶多给领导一个‘不听从安排’的口实，不会有大的坏处”。

丁秋芸想了想，坚持自己的意见：“已经定了的事，下午就出发，我怎么能说不去就不去呢？我不能那样做。”

“唉！”邹浩东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你非要朝沼泽地里走，我也没办法。这不像你们处理技术问题，面对的是不会说话、没有思想的东西，现在你要去面对的是有思想、有灵魂的人，那情

况就要复杂上万倍。等着吧，会有你哭的时候！”

四

下午5点多钟，丁秋芸他们到了巴山县水利局。

局长杜成华和办公室主任杨学峰早早在门前恭候。一见面，杜成华就紧紧握着丁秋芸等人的手，说了一连串的“热烈欢迎”，似乎在他的文字记忆库里只储存了这一个词句。

市水利局和县水利局在业务上乃上下级关系，丁秋芸和杜成华自然很熟悉。工作中少不了来往，只是没有深交。

杜成华40多岁，有些发胖，纵向与横向的发展比例明显失调。与人交往，他未曾开口先见笑容。他的形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庙堂里供奉的那尊“开口便笑”、“大肚能容”的弥勒佛。同他打交道多了，给人的感觉是待人热情有余而诚心不足。

他领丁秋芸等人走进接待室，立即有两个长得很标致的姑娘进来送上茶水和香烟，接着又奉上橙子、香蕉等水果。

丁秋芸不会讲客套话，办事就像她搞设计画图纸一样，直线弧线都是实打实，便开门见山地向杜成华谈了这次来巴山县的目的。

杜成华很认真地听完，爽快地表示愿意从各方面配合他们的调查工作。随后看了看手表，说该吃晚饭了，便招呼他们上车去宾馆就餐。

轿车载着他们来到清江宾馆，下车后杜成华对丁秋芸说：“丁科长，房间我已经安排人订好了，你们晚上就住这里。”

清江宾馆是巴山县最高档的宾馆，房费自然很贵，丁秋芸担心超标回去不能报销，又不好明说，便说：“我知道清江宾馆都是接待上面领导的，我们住这里恐怕不太合适吧！”